

【五村夜话】

文 范建新(五一居委)

老王八十了，在龙华同他道别没多过上话，现在疫情已控，在墓地我同他多絮叨了几句。

老王，今天我们来为你落葬，也是居委居民一个居家门里的事，虽然是礼拜天，范书记我捧你的骨灰盒，何平干事长为你撑大黑伞，我们带着居委干部从五村赶来苏州，多几个人来，你的“新家”门口就多一点热闹。落葬排场实如家事，有祭品有鲜花，何平和小寇亲手向墓穴里撒了许多的铜币，又轻手轻脚地把裹着红布的你缓缓送入向阳的土地。前段时间我们想了许多办法总算找到了你妈妈的墓地，于是决定让你物归原主，把你送还给你妈妈，一墓合居再不分离。上个月我们专程来考察安排，按照适合你们娘俩一起居住的标准，对墓地进行了扩建修缮，苏州香山，风水独好，绿阴当被，山水为床，是个宜居之处！

你老王一生有幸福的时刻，但更多的是孑然一身，孤独忧郁。自我们相识八年来，你最听话，最懂事，最配合，不固执，虽然偶尔也会有些小插曲，但我们非常乐意帮你，没感

到一丝的麻烦，我们不悔！

何平、小寇是你“一网统管”的大管家，帮你管工资、管首饰、管香烟、管衣服、管尿布、管看病，管养老院的一切事务，每次你在养老院生病，何平、小寇总是第一时间带你外出看病，帮你又换尿布又擦身；居委两个小朋友凯峰、王超虽不会做这些“私活”，但总是用他们年轻人的气力和爱心帮你扶上轮椅推向各个医院，路再长也不停歇；有一次你突然想吃南京路上绿杨村的菜包，有人说就附近老盛昌买几个包子算了，但我们还是让姜静坐车带你去绿杨村排队买包子解了你的馋；你在医院需要尿布，小寇有事，杨静自告奋勇给你送去；当年你因气一时冲动犯了错误，为了让对方撤诉，我向物业老总借钱把你保释出来；为了把钱早日还掉，居委帮你找到房租两年一付的租客，租客还友情赞助近万元让你补上养老院的缺口；你刚到养老院不懂规矩晚饭时失踪，管理人员急得晕头转向，夜里9点居委干部从家里出动去马路上寻找你的踪迹；你的房子被人骗走，租赁卡也换了，别人户口也进了，都说没法要回来了，可我不信这

个邪，当官不为民办事不如回家卖红薯，居委会牵头，社区民警，物业公司 and 街道司法所通力协作，花了一年多时间终于艰难地把房子给你要回来了，不可能的事办成了可能的事，你送的锦旗我开玩笑地说价值300万。在追回房子的过程中小朱民警出了大力关键的力。去年小朱民警已经换岗不再是我们的社区民警了，但他依旧关心你，今天也想来，但两会期间走不开，他把车子借给了我们，真算车到心到了。

今年春节前后疫情袭来，我们三次送你去医院看病，没想到你最终还是没挺住，半夜2点半何平在熟睡中接到医院电话说你走了，让她赶去，她立马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起床赶去医院，我和小寇一清早接到何平电话也匆匆赶去医院。你走了，我们还真的一时感到失重，怪想的！

你的老同事老关，老同学袁姨，你的表哥老郭本来今天也想来，但天热路远年事已高，我们做了劝说等会代他们给你上香了。

老王，你妈妈已经暖暖的把你收回去了，这里的住宿费已替你们付到你100岁的那年，母子俩可以在这

里安安心心住下去，我，何平，江辉，小寇，凯峰，王超在这里给你们母子磕头上香，愿你们在这里一切安好。

八十岁的老王终于尘土落定了，看着新修缮好的合墓，闻着袅袅升腾飘去茂密林子里的香气，天地合一，我们安心了，但我们在这条战线上的任务并没有结束，还有老李大李和小李这些孤老孤中孤小的需要我们继续倾力服务。前段时间，为了阻止小区一位患有抑郁症的租客出现生命意外，我们不休不眠不回家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。年初至今，居委会又接纳了一位孤儿，给他温暖给他疏导，尽力帮孩子把持未来的人生方向。

我所以把这段“墓前絮叨”搬上五村夜话，意在让大家感受到居委干部在另一条战线上的温度，同时提示，居委会里的婆婆阿姨级干部都快退休完了，但居民区里的孤寡老人却不会走完的，一旦遇到“墓前絮叨”里的事，屎尿谁来擦，尿布谁来换，看病谁来送，付钱谁拍板，盒子谁来捧，等等等等，就算居委会里的年轻人肯干，但他们不会干，看来还真得要办些技能培训不可！

【诗意栖居】

## 仙霞好社工

文 林杰(仙逸小区)

梅花傲雪斗风寒，珺玉坚毅观忠骨。华夏齐心战疫情，赞美中帼好英雄。

## 中国大妈

文 应佳如(茅台新苑)

近些年来，报纸网络时常蹦出“中国大妈”这个词，贬低的多，褒义的少。除去扰乱治安，另当别论外；说得颇多的是她们打扮怪异，丝巾拍照专业户；成群结伴出游，高声喧哗，购物猖狂，上车抢座等等，不一而足。

其实，究其根源，也不能全怪大妈们的错。在大妈们青春花季，正是缺乏文化的十年。停课，无书可读，知识缺失的同时，美学也荡然无存。什么是色系搭配，什么是视觉偏差，一概不知。浸润于黑白灰中久了，突然百花齐放，那就只能姹紫嫣红，各取所需了。

想当年，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，大学里还开家政课，对于家政中的美学尤为重视。到我的儿童年代，手工劳动、美术课，从来不被其它课占用，一样的考核计分。所以我们的品味虽谈不上特别高雅，至少是有共性的美学基础。例如，在那特殊年代里，花布的花式特少。一有新花样出来，姑娘大嫂们都纷纷排起长队。很快街上就流行这同一花式的罩衫。我妈就很不屑，说这和制服有何区别？个人服饰一定要有自己的特性，要适合自己的肤色。于是，我就把我爸的领带剪了，做了假领子，翻在蓝布罩衫外，引来不少回头率，还有人问我从哪里买的。

改革开放后，旅游成为一种时尚。可就有些大妈说，我们就是从外地外乡回到上海的，那里的石头山头树头有啥看头？这种对美的误读与缺失，心里只装得下日常的柴米油盐与钱财，以眼前的琐碎，淹没心中的诗与远方，这可是时代的悲哀啊。

生活从来不是单色调，只有用心底的那份对生命的爱与尊重，才能给日子调出美丽和谐的色彩。很多退休人士意识到这一点，纷纷在夕阳时节，再次踏进课堂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各社区的老年大学往往一座难求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他们补上小时候缺失的那部分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“中国大妈”这个词只会成为积极正能量的代名词。

“若有香气藏于心，岁月何曾败美人。”我们老人不求长生不老，不追冻龄容颜，只求健康快乐，外加一份追求爱好，学一门技艺，觅几位好友，聚会旅游。只要我们身健思敏，就是对小辈最大的爱护，也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自尊自爱。

## 纠错有奖

欢迎大家来做“啄木鸟”

如果您在阅读本月《社区晨报》时发现任何差错，可关注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社区发布”并于后台留言，将您发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（注明报纸名称、所在版面、文章名称、差错细节，本期截止日期为7月10日）。本月纠错质量最高的一位读者，将成为最佳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100元的现金奖励；本月纠错质量相对较高的另外十位读者，则将成为优秀“啄木鸟”，并获得纪念品一份。

2020年5月优秀“啄木鸟”：曹虹虹、张德胜、严志明、练军、陈幼群、陆永敏、金佑城、戴干起、汤保飞、丁文祥  
2020年5月最佳“啄木鸟”：唐金虎

【灯下随笔】

文 唐秋生(天原二村)

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“必须增强创新意识”。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，如果缺乏与时俱进，不断创新精神，取得一些成就就满足起来，停步不前。那么，在这一日千里的新形势下，先进也可能转化为后退。

## 物业服务的创新之举

在物业服务领域，仙霞物业公司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，就是永不满足现状。公司领导班子倡导的“红色物业”惠民行动，打造“物业服务+生活服务+公益服务”的全新物业服务体系，这是一个创新之举，有助于延伸服务内容，从而满足广大居民多元化的需求，并引领物业服务提升。

物业管理企业和其他行业一样，面临的新问题很多，诸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，增强社区服务功能，为群众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等等，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。如果只停留在以往的水电维修和保安保洁，就不能够让广大群众享受优质多元化的物业服务。

改善民生，提高群众生活质量，离不开不断提升物业服务水平。公司以企业精神为宗旨，服务百姓尽心尽职尽责，以创新精神打造“红色物业”，以“三服务”为核心贴近群众，无论从社会、经济还是政治角度看，成功的路径已呈现在面前。在为人民群众服务中，没有“最好”，只有“更好”。

## 我们是历史上最后的“小开”

文 金泰康

“小开”这个名词是旧社会的上海话，是上海人用来称呼那些富家子弟的，但是它有别于早先的公子、少爷，而是单指那些经营金融业、工商业老板们的下一代。大到银行家、企业家经理、小到酱油店、烟纸店老板们的子女，都可以称之为“小开”。这个名词始见于清末民初“海上列花传”与作家茅盾等的小说里，前后历时不过一百多年，到1956年我们国家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，有段时间没有新的老板产生，这个称呼也随之成为绝唱，到目前新一代的这类人物，已被叫作“富二代”。

在此期间，这群人中，有的继承父业，做了老板的，过去我们衣着行业里，就有协大祥棉布店、荣昌祥西服店、鹤鸣鞋帽商店的老板，原来都是小开；有的另谋出路、创业就业，如我的兄弟姐妹都从事教师、会计等职业；还有很大一部分的小开，靠着老爸、老家的财势，终身吃喝玩乐、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有的因为挥霍无度，做了败家子的，如我的远房亲戚里，就有两个小开，因为沾染了赌博、毒品、女色，后来一个沦为以蹬三轮车为生，一个还在壮年时就辞世的悲惨下场。这帮人对上海最大的贡献，就是拓展了消费文化、缔造了海派时尚。

解放前，我听说过，我家大哥是上海滩上排行第七的“小开”。最近有个兄弟问我，这个排行从何而来，是由什么人定的、又是依据什么来排名的。其实，这些我也只是知其然

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回想起来，是当时那些小报和它们的记者们所为。

抗日胜利后，上海滩风行一种四开大小的“小报”，多达几十种，都是迎合社会上海派文化才应运而生的，有些小报和它们的主笔、记者还很出风头，其中佼佼者有立报、时报、罗宾汉等报纸，作家唐大郎、潘勤孟等，报道的都是豪门世家的公子小姐、娱乐圈里的明星艺人、风月场中的风流韵事，这些报纸在市民中很受欢迎。

那时的阔少，有的是名门之后，像大官僚李鸿章、盛宣怀的后代，有的是统治者当权的省长、市长、司令、师长们的儿子，这些人人都被称为公子、少爷。因为他们都有政治背景，所以记者们是不敢轻易得罪他们的，只有那些工商业大老板的儿子，被称为“小开”的，才是小报记者们可以没有顾忌、肆意诋毁的对象。记者们大概是根据这些小开的知名度和阔绰程度、排出名次来的，就像大学里的校花一样，学校里每个系都有一名校花，同一所大学里，校花还要有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之分。

我家大哥在他的早年，也曾是个热血青年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，他才十六七岁，我曾亲耳听到，他与邻家一个年龄相仿的哥哥一起商量着，要去投军抗日。过了两年中学毕业后，父亲安排他到自家店里工作，大概做小开的掌握了财权，钱来得太容易，忽然变了个人似的，学会了游乐无度，沉湎声色。

接下来全国解放，鸿翔公司过去主要经营的商品——大衣、解放初期，在社会上成了奢侈品，营业一落

千丈，由于业务不振、开支庞大等各种原因，企业拖到债台高筑，连伙食费都发不出的地步。拖欠的银行贷款、房租、货款等几十处负债，单单被告到在法院里缠讼的“官司”就有6起。由于忧累过度，父亲终于在1952年病倒，撂下一副烂摊子。这时大哥已经调到别处，好似鳖鱼脱却金钩去，摇首摆尾再不来。父亲众多的子女里，不是女的，就是还年幼，留在店里的只有我这个儿子，好似赶鸭子上架，无可奈何地当上了私方代理人，在代理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弄得自己积蓄耗尽，旧病复发，几乎走上一条不归路。幸亏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，才得让我放下包袱，浴火重生。

历来有这么一说，有钱人家的长子，是到这个家里来享福，是来讨债的；穷人家的长子是来吃苦，是来还债的。大哥有幸赶上做了有钱人家的长子、小开，享尽了荣华富贵。轮到我则变成了穷人家的长子、小开，受尽了折磨苦难，这是命耶、运耶？

见证时代变迁的“最后的小开”改革开放以后，我拿到了工会会员证，并被任命为鸿翔公司的经理，我很高兴并自豪，因为这个“经理”，并非是我凭借着我是小开的余荫，而是靠着我的能力和努力而取得的，但是我不敢以此而忘形，总是提醒自己的出身和使命，才能继续不懈地学习。

1994年，我的家动迁到虹桥路以后，碰到过去在我家虹桥花园里种花园的几个当地人、都是王姓的花匠，还是一股劲儿称我为“二小开”，这里居委的干部，在公告栏里

介绍小区名人时，还在我名字前面加了个“鸿翔公司二小开”，他们是好意尊重我、推崇我，却弄得我啼笑皆非、哭笑不得；还有些邻居和警卫称我为“老克勒”，其实像我这样年纪，还算不上“老克勒”，更何况在我身上，老克勒的经历和气息，是一点都没有的，只好敬谢不敏。

前几年，我为了了解有关像我这样成份的退休人员、调整退休工资的情况，曾打电话到上海人力资源部去查询；电话那头的年轻女办事员，在电话里，怎么也弄不明白，我说的“资产阶级家属”这个名词的意思，最后问题还是解答不了。这也难怪，这些70后、80后，从他们出生起，我们的社会里，已经不再提起小开、私方家属这些名词了。

1956年，工商业里的从业人员，全都欢天喜地迎接公私合营，开了许多庆祝会。有一次，黄浦区里工商业者的子女，在市工人文化宫里举行了一次庆祝活动，参加的都是区里资产阶级的子女，也就是那些男小开、女小开。这些人当时都未满30岁，被称作“工商青年”，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，应该都是90岁以上的老人了，屈指算起来，那时与我一起参加的几个同行里的“工商青年”，现在大多相继离世，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几个了。今后也只有“富二代”，再也不会有什么“小开”，要不了几年，这几个仅存者，也将寿终正寝。前些日子里，常常看到有人提起什么“末代皇帝”、“最后的贵族”之类，如此看来，我们这一群人，算是上海甚至是这个世界上，“最后的小开”。